

珍藏版

一女成名万骨枯

辛弃疾作品集

58



一女成名万骨枯

辛弃疾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一女成名万骨枯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陈全力

封面设计：怀 宇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一女成名万骨枯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37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603—5/I·427

(上、下册) 定价：19.8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淫荡僧人敖杰，不顾佛门清规，强占了多个妙龄丽人的贞操。他的行为，为的是借腹生子，使他的绝世武功有传人。金娘子为他生得一女，他以西域秘笈《混元一气通天神功》施以调教。那女子从此武艺超常，劫富济贫，锄暴扶弱，仗义行侠，饮誉江湖……

目 录

- 第 一 章 敖杰的私心 (1)
- 第 二 章 神偷含恨找淫僧 (40)
- 第 三 章 小玉儿初试身手 (79)
- 第 四 章 暗渡陈仓也失策 (118)
- 第 五 章 小玉儿峨嵋山修道 (157)
- 第 六 章 桑女扑个空 (196)

目 录

- 第 七 章 金娘子又为人生子 (239)
- 第 八 章 金娘子峨嵋寻女 (275)
- 第 九 章 妙女帮黑手发横财 (315)
- 第 十 章 山寇二次栽筋斗 (354)
- 第十一章 小玉儿技压群雄 (394)
- 第十二章 小玉儿疏金化干戈 (435)

第一章 敖杰的私心

落霞赤红红似火，火红般的光焰照得大地宛如披上一层红纱，更照得那个贴身在关帝庙后院墙外的红衫老头敖杰满面赤红如醉。

关帝庙的后庙院中传来喝叱声，尖锐的吼叫中还夹杂着兵刃撞击。

有人在庙院中厮杀得惨烈。

敖杰单臂猛一抬，如行云流水在半空中，只见他连闪虚幻步，落下地已在十几丈外了。

敖杰夹牢了左臂弯下的灰包，那灰包中传来尖尖的娃儿哀叫声，渐渐的越听越远了。

敖杰奔行如飞，红衣抖袖，芒鞋几乎未沾地，一口气便是十数里，他停下来了。

敖杰站在一大片高粱地头上，急急忙忙自怀中取了两粒丹丸塞在怀中抱的娃儿口中。

是的，灰布包中是个十分可爱的白胖娃儿，当敖杰的丹丸在娃儿口中化开咽下，那娃儿已不再哭叫了，好像睡着了，睡得好像也很安逸，因为看上去娃儿还带着几分笑意。

其实那并不是笑，因为这娃儿的模样长的太甜了。

好可爱的娃儿。

敖杰在这灰苍苍的高粱地头上，他不只一次的亲吻着娃儿的嫩面颊，他似乎满足极了。

偶尔抬头往关帝庙方向遥望，敖杰似乎又开始不耐烦地发

出冷笑！

就在一阵守候中，远方一条黑影奔来。

这人奔跑得气吁吁满身是汗水，汗水中还渗杂着血水，当这人额上的鲜血沿着面颊流到脖根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抬起他的左臂蹭了一下。

这人长的不高，他属于矮壮型，生了一双特别细长的两道眉毛，但眼睛细小有神，精明的人就是他这模样。

现在，这壮汉在奔波中有了笑意，因为他发现高粱地头上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当然是敖杰。

敖杰还正朝这奔来的汉子招手点头呐！

“噢……”

“我等你很久了！”

“我知道，月登山，高粱地头碰面。”

“你没记错！”

“这种事谁也不会记错。”

矮壮的汉子伸手，他拨开敖杰怀中的灰包，低头看熬杰抱的娃儿：

“唔……像，真像你呀，大师！”

“他是我的骨血，当然像我。”

“方便吗？”

“什么意思？”

“大师，你别误会，我是说，你们出家人怎好带着个娃儿在身边，如果别人知道……”

“又怎样？”

“恶言一句似刀割，僧人是不沾女人的呀！”

“哈……”

只不过敖杰只笑了一半，他面前出现一双大手掌！

敖杰不笑了。

“你这是……”

“我不想多逗留，大师的回赠也应该……”

敖杰呵呵一笑，道：“你把金娘子打发了？”

壮汉点点头，道：“还真费了我不少手脚。”

敖杰道：“白树人，你杀了金娘子？”

姓白的道：“我只能说，我把金娘子摆平在关帝庙，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要……”

敖杰道：“就为了追上来索酬？”

姓白的点点头，道：“敖杰大师，这件事原本单纯，凭我白树人的手段，偷个娃儿太简单了。”

“可是你仍然同金娘子打起来了！”

姓白的道：“我怎么会知道，金娘子怀中的娃儿口衔她的奶子不肯松口呀！”

他顿了一下又道：“金娘子睡在禅房内，单刀枕在她的枕头下，我下手拨弄半天，娃儿被我拉开来，却也把金娘子弄醒。”

他似乎忍不住的还伸出指头摸摸敖杰怀中的娃儿，又道：“我同金娘子交手在庙院里，你怎么不趁机下手，还是我以闪电手逼退金娘子的快刀斩，冲进禅房把这娃儿抢出来抛出庙院外，还好你仍站在外面。”

敖杰道：“白树人，你知道我不能与金娘子碰面，我不要她再找我。”

白树人道：“敖杰大师，拿来吧，我差一点被金娘子一刀砍在脖子上！”

敖杰自怀中摸出一张大银票，银票面额一千两。

他抖着银票，一笑道：“你收下！”

笑了，白树人笑的十分开怀，他用双手接银票。

接过银票还迎着初升的月光看：

“唔，太可爱了！”

说着，他把银票送到嘴唇上用力的吻了几次，还吻得嘶嘶

响。

敖杰嘿嘿笑了：

“你每一次收到银票，都是这样的愉快，我已经看过你吻银票不止三次了。”

白树人呵呵笑，道：“女人与银票总是令人快乐的两件东西，你说是……是……你……”

白树人只说到这里，他已面色大变，咬紧了牙关跌坐在地上了。

“哈……”

笑声中，便听得“噌”一声响，那张千两银票又被敖杰夺回手中。

“你已是快死的人了，鬼是不用银票的，哈……”

笑声直入云霄，只见敖杰抱着怀中娃儿如飞般的奔向黑暗的夜色中了。

敖杰不应该得意的狂笑，就如同白树人一样，白树人高兴之余总是会对得到的东西加以热吻，但他这个动作早被敖杰发觉，于是毒药便涂在银票上了。

如同白树人的忘情，敖杰的大笑声也引来一个人，这是敖杰再也想不到的事。

人们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果然，从月地里飞过来一条人影，这是个女子，从身材上看，这是个十分苗条的女人。

这个女人的手上拎着刀，似乎披头散发。

只听得噜噜衣袂飘动，这女子已落在白树人的身侧，她手中的单刀已架在白树人的脖子上了。

“嘿……你逃不掉的，还我女儿来！”

白树人已面色灰苍，无力的半抬头：

“你……”

“我没死，庙里和尚救了我！”

白树人喘息的道：“我……只击昏……你……”

“所以我立刻追来，你……”

“我上了敖杰的……当……”

“果然是他……可恶的敖杰，他……”

“他走了……”

来的女子正是金娘子，只听她一声冷哂，道：“大名鼎鼎的神偷白树人也会上别人当，哼！”

白树人已双目涣散直翻白眼不开口。

他快断气了。

人在将死的刹那间就是他此刻的模样。

金娘子单刀托起白树人的下巴仔细看：“快告诉我，敖杰往那个方向跑了？”

白树人张口难出声，便眼珠子也在僵！

金娘子立刻匆忙的自怀中摸出个蓝色瓷瓶，顷倒出几粒红丸送到白树人的口中：

“快，吞下去！”

白树人的嘴巴也僵硬了，金娘子突然一掌拍出，白树人喉管发出“咯”声，那红丸已吞咽入腹中了。

白树人再也想不到他还会死了又活，游了一趟鬼门关，不由心中五味杂陈，便也闭上双目把腹中那股子清凉运化开来。

于是，金娘子冷冷的道：“偷儿，莫忘了我金娘子对你可是以德报怨呀！”

白树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气，他抬头看向金娘子：

“你怎么有解药？”

金娘子冷然一哂，道：“你应该知道我姐金蝉吧！”

“毒娘子金蝉？”

“不错！”

“这就难怪了。”

白树人缓缓站起身来，他冲着金娘子一礼，道：“金娘子，我欠你一次人情！”

金娘子道：“你不必欠我什么，只要带我去找敖杰，你什么也不欠。”

白树人听得“敖杰”的名，不由冷冷的哼了一声：“娘的，我饶不了敖杰，金娘子，你只告诉我你落脚地方，我白树人不但要把你的娃儿送还你，我还要把敖杰的人头偷到手。”

金娘子道：“你不是敖杰对手！”

白树人道：“正面搏杀，我怕他三分，如果我暗中下手，他的人头就保不住了。”

金娘子道：“你得容我琢磨！”

“你舍不得？”

金娘子道：“他是娃儿的生父呀！”

白树人道：“他也是个偷腥的僧人。”

金娘子想了一下，道：“我以为……”

白树人立刻又道：“他已无情，你何必守义？金娘子，天下男人多的是，你……”

只听得金娘子“咯咯”咬牙声，然后又是重重的点头：

“去，如何动手，由你。”

白树人道：“金娘子果然金娘子，提得起放得下，令人佩服！”

金娘子道：“算了，我回关帝庙，等你抱回我的娃儿，只不过……”

“怎么说？”

“你不会黄牛吧？”

白树人道：“你莫忘了，敖杰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金娘子道：“是的，他想不到你还活着。”

她缓缓的转过身，但立刻又回头：“记着，我在关帝庙中等你。”

白树人道：“放心，我会把你女儿毫发未损的抱回关帝庙。”

金娘子走了。

白树人也走了。

白树人知道敖杰去什么地方，他毫不迟疑的便往敖杰去的方向追去了。

敖杰很少回桑河最北端的寺庙，三五年也不会回去一趟。

敖杰游走不定，但有几处落脚之地，白树人是知道的，白树人也知道敖杰性好渔色！

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敖杰喜好渔色。

白树人知道，因为有一回白树人夜里摸进凤凰城齐王府盗宝物，他就发现敖杰也去了。

敖杰不是盗东西的。

敖杰与齐王的四妃子睡在一张大床上。

只不过要找敖杰当然不会去这些地方找，敖杰最常去的地方是马鬃山。

就在马鬃山流石谷中，敖杰在流石谷中已经营有年了，他招来凤凰城最好的工匠，把个山中红砖房子造得十分豪华逸人，虽然只是三间房围着三面院墙，可也把山泉导入小院而流向谷底，小屋四周松竹梅连上山坡，果然充满了诗意，令人陶醉。

现在，白树人就是奔向马鬃山的流石谷中而来，他毫不加思索的奔来。

他几乎可以断言敖杰必然回到马鬃山来了。

敖杰抱着个不到两岁的娃儿，他除了奔向流石谷，还能去什么地方？

白树人是不会直接找上敖杰的。

白树人最明白的一件事是他打不过敖杰。

既然打敖杰不过，当然要另想别途。

神偷白树人的最大本领，他可以闭气一盏热茶之久而站在

任何一位高手身侧不会被发现。

如果他要摸人头，他就必然会得手。

白树人就打算盗敖杰的人头，否则他会痛苦一辈子，难咽心中怨气。

来了，神偷白树人奔进流石谷中了。

白树人抬头看月光，下弦月灰濛濛，流石谷中带着几许萧煞之气。

白树人白天是不会来的，他不想被敖杰发现。

沿着山道往深谷中奔，白树人走的很小心，他甚至把脚跟也提起来只以足尖腾跃。

足足走了快三里多了，白树人忽然闻到一股子烧焦的味道。

白树人耸动鼻子，不由低声“噢”了一下：

“这是什么味道？难道……”

心念只一动，白树人拔身急奔，他奔上一片斜坡，便也怔住了。

眼前他发现一片焦土断垣，那怪怪的烟味道便是由这片烧毁了废墟中发出来的。

是的，敖杰在马鬃山流石谷中的这座小小三间精致的住所已化为灰烬了。

令白树人吃惊的是谁放的火！

白树人低身拨弄燃烧过的灰烬：“没多久，顶多不过半天！”

他绕着矮墙再细瞧：

“哼，敖杰这家伙真狡猾，他走了！”

白树人咬牙叹息，那是既恨又悔的表示。

既然屋子也烧了，白树人只有再往别处去找，他非要切下敖杰的人头不可。

江湖例律，你要我命我就不叫你活！

白树人既然没有死，就不会放过敖杰。

白树人已经往流石谷外走去，他缓缓的走着，也回过头再
看看敖杰的这地方。

白树人心中百感杂陈，他还未忘记关帝庙中等他的金娘子。

金娘子等着他把她的女儿送回去，如今这地方不见敖杰，也
只好叫金娘子等下去了。

只不过就在白树人刚刚快到流石谷口的时候，猛古丁几声
“哇哇”叫声传来。

白树人连多想一下也未曾，拔身便往流石谷中又狂奔回去：
“这是娃儿哭叫，娘的，敖杰仍在流石谷！”

比来时快多了，白树人又奔到烧毁了的地方，四下里他仔
细瞧，只是……

突然间，附近半山上的野林中几十只乌鸦飞上天，鸦声就
如同娃儿叫！

白树人抬头看，他楞然叱道：“原来是扁毛畜牲，真可恶！”
又折回去了，白树人带着几分丧气的样子，走了。

就在白树人走后不久，附近断崖上出现一条人影，从那人的
模样，立刻便认出正是那抱走娃儿的敖杰。

是的，敖杰正站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冷冷的发笑：

“真是命大，这偷儿竟然没死！”

敖杰缓缓跃下来，他走到烧毁的地方看了几眼，忽然呵呵
笑起来：

“值得，值得，往后可以安静的调教我的女儿了，哈……哈
……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扰了，哈……”

他得意的连番拍巴掌，愉快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自己一
把火烧了他的精致小屋，似乎一点也不痛惜。

转入一片断崖，敖杰似乎习惯的四下张望一番，然后很快的便跃进一条大石缝中不见了。

他原来还有另一藏身之处，如果说他是狡兔三窟也不为过。

那石缝面的断崖，低头看向谷底，云深不知处，白雾漫荒林，松柏有几株，却又被一片竹海所淹没，真是一处养生之所安静之地。

崖洞中可并不安静，因为崖洞中有一个会乱跑的女娃儿，那女娃儿生得十分逗人喜爱，她不但五官生的巧，皮肤白净细滑，动作也十分惹人爱。

敖杰便托住女娃儿呵呵笑：

“孩子，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

“我是你亲爹呀！”

“爹？”

“是呀！”

“爹是什么东西？”

“唉，你不知道吗？”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唔！两岁一个月了吧！”

“我娘说今年我三岁。”

“嗯，你今年三岁了，但你只知有娘！”

“我娘最疼我。”

她把大眼瞅住敖杰翻动不已，又问：“爹……爹是干什么的呀？”

敖杰心中一紧，这娃儿连爹是干什么的也不懂，得好生的教导她一番了。

他先呵呵一声笑，把气氛弄得轻松：

“孩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好生记牢！”